

精神家园

母校难忘

禹长贵

邵东七中是我的母校,离我老家的直线距离也就800来米。尽管那时条件很艰苦,七中却是邵东流光岭区的教育和文化中心。每逢放电影、文艺演出和万人大会时,4个公社的人们都聚集到这里,那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情景令人记忆犹新。从上小学起,我就把将来能上七中读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1978年,我出人意料地考上了湖南省重点高中邵东三中。十四五岁的我从未离开过家乡,突然去离家10余公里远的三中求学,思乡心切。又耳闻目睹家门口的七中具有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在禹春求老师的引荐下,我于1979年春转学到了七中求学。

班主任李芹南是县内有名的数学老师,在他的科学管理下,正青春的同学个个满怀凌云志。李芹南老师为了大家的身心健康,经常在晚饭前后的自由活动时间段,要么组织唱歌,要么把同学们赶出教室到室外去活动。各科的任课老师更是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往往为抢上第一节课而和排课表的教导主任争得脸红耳赤,只因第一节同学们精力充沛些。那时的学习辅导资料奇缺,各科的任课老师为了给同学们加料,还要加班加点刻蜡纸油印资料供学生使用。

我们都是农村小学初中毕业的,大多数人没有学过拼音,方言又重,交谈中笑话百出。时教语文的曾放军老师为了扭转这种登不了大雅之堂的被动局

面,像教小学生一样教我们学声母韵母声调等拼音知识。此情此景令人终生难忘,只可惜我乡音难改,现在还发音不准,时成笑料。杨儒雅老师教英语时,为了使同学们发音准确,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生动的场面令我难以忘怀。化学老师李铁桥,每逢实操课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同学们的安全,从不把试管口对着同学们。

在邵东七中,教师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更是言传身教塑造学生灵魂的人师。当年的校团委书记李旭轩是同学们的良师益友,为了学生的成长进步真是操碎了心,从起床早操到晚上就寝,全程关注同学们的作息动态。老校长邓佑卿视生如子,管理上严要求,生活上细关心。副校长陈益林两口子没有生育孩子,同样把学生视为己出,倾情关注同学们的成长进步。不管哪位同学生活上碰到了困难或生了病,他们都是情真意切倾囊相助。曾建屏老师看上去好像挺严肃的样子,可接近他就会发现其实他很平易近人。他们夫妇对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真是费了心、动了情、用了爱,为拓宽同学们的知识面,课后免费辅导的地点就放在他们的卧室兼办公室。学校的“大管家”许老师为人正直,心地善良。教我们语文的禹文修老师青年时期就投身革命,是邵阳地区的地下共产党员,他一生虽命运多舛,但始终坚守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全心全意投身到教书育人事业中……纸短情长,更多恩

师的感人往事,无法一一用言语来表达。

当年,我们理科班的学生不重视文科方面知识的学习,特别在作文上很不开窍,费九牛二虎之力写的作文却是言之无物、条理紊乱。为了强弱项、补短板,禹文修老师引经据典不厌其烦地讲解写作技巧,并从现实生活的角度和人生理想的高度来启迪我们的心智。我在高考战场上失利后,情绪有点低落。禹文修老师不仅没有低看所有的落榜生,反而对这些不幸儿关爱有加,鼓励我们重拾理想再启航。于是,我选择了从军报国之路。

离开家乡走进军营,在母校七中的生活片段时常在梦中萦绕。紧张的军事训练之余,乡愁频生,给恩师写信诉衷肠是行之有效的解愁秘方。每次收到母校老师的复信我要兴奋半天,至今我还保存着禹文修老师那催人奋进、情真意切有温度的复信。从军一年半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空军工程大学导弹学院,并顺利完成了学业。之后又在部队战斗了10年,为保卫祖国尽职尽责。转业回邵阳市工作后,我从事文秘和宣传工作,这可是我学业上的短板和弱项。当工作中遇到难题时,我就回想起当年语文老师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的情景,以期产生灵感。

转眼间,我离别母校邵东七中40余年了,可我觉得仿佛就在昨天。七中的每个角落我从未忘怀,这是我人生启航的港湾。

(禹长贵,北塔区卫健局四级调研员)

樟树坳茶座

才有梅花便不同

黄小秋

临窗的那株腊梅,是我每日研读春之信笺的证据。那些被淡黄“丝绸”紧紧包裹的花骨朵,在冰雪里飘香。它们的清香,惹得曾反对卧室养花的男子也生出了怜爱,时不时学我静嗅花香,在深呼吸里触摸春的信息。

“小寒惟有梅花饺,未见梢头春一枝。”小寒一至,封封梅花笺次第展开,层层叠叠,薄如蝉翼,每一页都透着芳香。中间一簇鹅黄蕊,像诗一般精炼。虽然还不能绽放出一树灿烂的春光,但这股子“凌寒独自开”的坚韧,足以装点寒冬的荒芜,惊艳人们的眼眸。每次轻嗅梅香,我都禁不住忆起一段风雪中的往事。

那年,我初为人师,被分配在大山深处的一所学校。一场突降的暴风雪,让通往大山的班车停运了。周末正在山外家中度假的我,为了不耽误第二天学生们的功课,在父亲的陪同下,首次在雪中进行了长达20多公里的艰难跋涉。山路十八弯,本就崎岖,加上积雪茫茫,更见险阻,不留神便摔在雪地。我紧攥木棍,一步一惊心。父亲在前边小心翼翼地带路,时不时用木棍试探着厚厚积雪下的小路方向,以免误踩到两边的深沟里。

雪风刺骨,呛人心肺!冰冷的空气,肃穆的荒野,更能挑动心底里悲愤激昂的那根弦儿。我拖着酸痛发胀的双腿,突然鼻子就酸了:在繁华省城读了三年书,不

能像其他同学那样留在大城市教书也就罢了,为何那个偏僻的乡村小学,还得冒如此大的风险赶去呢?我红着眼睛,一屁股坐在雪地里,委屈的眼泪啪嗒啪嗒直流。

父亲跟着停下来,欲言又止,沉默了好一会儿,他独自走开了。回来时,却带来了一股清香。我惊奇地看到父亲手中有一枝花。“这是什么花,香得这么清冽?”“丫头,这是野生的腊梅,越冷香越浓,比起你特意画在卧室里的红梅,它虽不打眼,但开花更早,更耐寒呢!”

我这才知道,原来世上还有这般开在山野的梅,和杨柳的鹅黄嫩蕊一般素淡,却给茫茫雪原添了一段不一般的清香。琢磨着父亲意味深长的话,手中的梅花似乎已开在了我心上,给了我“凌寒独自开”的坚韧与勇气。我从雪地里站了起来,跟着父亲继续向着雪山深处挺进。

那一场雪山跋涉,走了5个多小时。入夜,躺在床上,腿脚酸胀得不像自己的了,但闻着花瓶里一枝腊梅的清香,我睡得很香。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之后,我安心在大山深处教书,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我的国画习作里,多了一种淡黄色的梅;而我喜欢的日子里,则多了一个可赏“自案生春小瓶花,疏花小叶一支斜”的小寒节气。

(黄小秋,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

风雪半坡头
谢智奇 摄



双清
SHUANGQING

作为农村出身的人,我对草垛是有一些感情的。前不久到乡下打了一个转,又看到了久违的草垛,意外之余,却生出无端的感慨来。

这个草垛堆在田埂上,矮矮的,无精打采的,不仅见不出一丝生气,那几近腐朽的草凌乱地披散着,倒像在诉说着难言的落寞。

田垄的周边,杂乱地散布着一些新房,偶有觅食的鸡们在房屋的四周徜徉。田垄里,大多是杂草蔓生,偶有几丘地块看得出耕种的痕迹。草垛就被遗弃在这么一个田垄里,孤寂而无助。

午后的阳光懒洋洋地洒在草垛上。那些香甜的阳光,是否也曾勾起草垛关于过往的记忆?草垛曾经是辉煌过的。至少,在我的记忆里,它曾经伟大到至高无上。

这要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我的童年,谈不上什么苦难,但绝对充满艰辛。有道是“大人盼插田,小孩盼过年”,物质的贫乏,让孩子们把一年的想头都放在过年:能吃上几顿饱肉,拜年时兜里面能装满瓜子花生糖粒(红包是做梦也不敢想的)。而要让这些想头顺利实现,就得伺候好自家的那两头猪,一头是派购的,必须送给食品站,多少能换回几个油盐钱;另一头就是年关猪。

乡土视野

草垛

钟九胜

伺候它们,每天要做的就是两件事,打草焖猪食,伺候好猪的肚子;割茅垫猪栏,伺候好猪的身子。茅草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能变成农家肥,送给生产队可以挣工分;送到自留地,可以多产一些蔬菜。最迟在五六岁时,我就成了打草割茅的一把“好手”。据姑姑回忆,大概在我四岁时,父亲便给我特编了一只小篮子,大家戏称为“蛋壳儿”。我就是在“蛋壳儿”的陪伴下,慢慢成长为一个“农家里手”的。

那时候,远远近近的山,都被我们这样一些“农家里手”折磨得寸草难存。谁偶尔看到一个被人遗忘的长满茅草的角落,那心情比吃肉还快乐。那时候,看到金灿灿的稻草被收进生产队的牛栏,谁不羡慕到心痒痒呢?

对于土地承包责任制,我最深刻的认识,除了能收获金灿灿的稻子供我们吃饱肚子,就教我们也能收获那些金灿灿的稻草了。有了这些稻草,至少可以换来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虽然那时候我们没有书山题海,也不需要进这样那样的特长班,

宜的地方,扎几根柱子,把稻草绕着柱子扎成一个大草垛,那样子,也颇具气势。

这些草垛,就成了冬季农村的一道亮丽风景。在晴好的日子里,院子里的老太太们倚着草垛晒太阳,聊着不着边际的白话;妇女们倚着草垛纳个鞋底,织个毛衣,给草垛增添了无穷的生趣。

草垛也成为鸡猫狗们的乐园。鸡们总能从草垛里找到几粒残存的谷粒,或是草茎里过冬的虫子;猫和狗们可没有那么勤快,懒懒地蜷在草垛边,听老奶妈们的白话,也许是听到开心处,忽然会“喵”一声或蹭几下脖子。

最开心的还是孩子们。绕着草垛追闹,是他们最常玩的游戏。偶尔心血来潮,会用稻草织一副秋千,架在屋檐下疯半天,嬉笑中杂着大人们“小心”“小心”的叨唠……

关于草垛的那些甜美的梦,是什么时候失落的?离开农村那么久,我实在说不出一个确切的答案。然而,当农家孩子对于牛的认识,居然要借助识字卡片时,草们,怎能不只剩下哀叹?

眼前,田埂上的这个草垛,恐怕还会继续在这里萎靡着直至朽化成尘吧?

(钟九胜,新邵县文联兼职副主席)

湘西南诗会

梵净山秋色(外一首)

熊焯

借一条索道
我轻松翻越众峰

苍茫之间
一座山寄住在一片树木中
有婀娜,有依偎,有缠绵
有橙黄,有丹红,有碧绿
时值初冬
秋色依依,不舍离去

小溪如带
隐隐约约,九曲回弯
欲说还休

笑言东坡不识庐山真面目
横看成岭侧成峰
烟雨之中,众峰渐渐渐现
一个个伸着脖子
像天空的孩子
在等待着白云的喂养

在万山仙人岩前观落日

左边是山,右边是城
山与城的中间,一个浑圆的球
光是颜料,恣意泼洒
一幅画
山为金山
城为幻城

黄昏。晚霞。山野
空旷而落寞
一颗石头站成仙人模样
我不知道她在等谁归来
她眼望落日
想呼唤但喊不出半个字来
仙人洞渐渐被暮色填满
我们在欣赏落日余晖的时候
远方栈道上的人也在看我们
在他们的目光中
我们一定是一队归巢的鸟
(熊焯,武冈市作家协会主席)

泥土(外一首)

陈静

泥土是海洋
隐藏着浮云般的故事
泥土是仓库
收集着比草还多的
爱恨情仇
泥土是魔术盒
神奇地把
历史和现实结合

一批批人
一代代人
从古至今
在泥土上
出生、死亡、消失
泥土却如遥遥
相对的天空
亘古不变

无限循环小数字的
人间戏剧
对应四季轮回
一直在
泥土的舞台上
演出

山那边

山那边
肯定有个
肚子很大很大的巨人
太阳吞下去了
月亮吞下去了
只是不知道
它们怎么
又跑了出来
(陈静,隆回县作家协会主席)